

语词笔记

灯下书

穿行在月光里的船

| 夏正平 文 |

读

一条条白亮透明的溪流在黑色泥土上流过，汇入古称震泽的大湖，这迢迢溪流，便为渚。震泽就是现在的太湖。太湖西岸有一城，古谓荆溪。荆溪从天目山而来，是太湖源头。现在的荆溪，千年前已改名宜兴。

宜兴有七十二渚，也就是有七十二条汇入太湖的溪流。渚边的泥土夜潮日干，如香灰，所以也称香灰土。土地是母，是生命的根源，宜兴人有渚，是天给的福。

渚上的土地种啥长啥，果蔬粮食，无不丰润，是太湖周边城市的菜园粮仓。

“来根渚上萝卜”无锡阿婆拿起一个白嫩的萝卜，在白而肥的手里掂了掂，萝卜沉而有生气，是渚上的萝卜。“今天萝卜煨肉！”一个冬天，欢喜巷、南长街这些个阿炳二胡一样的老弄堂里，便袅绕着萝卜和肉的滋味。

渚上的百合苦而糯，是美食，也是良药。这百合，还有个故事。

落难书生，病倒在太湖边的渚上人家。渚上有白米粥、小蔬菜，有香糯微苦的百合和朴素的村姑。百合滋养了身体，姑娘温暖了心灵，书生病好了，同时也收获了爱情。

故事有些老套，都是戏文里的路子。但是，渚上的百合的确好。大上海药房里的洋太太，姑苏小花园里的大小姐，都喜欢用宜兴的渚上百合，大暑里，炖一碗百合银耳汤，凉凉，清热解暑，又养颜养身，难怪宜兴的女子个个都美如卷丹，有情有义，和百合有关。

岳飞的老婆李娃是宜兴

张渚人，后来太湖渚上生活。岳飞风波亭遇害后，一个女人背着一个斗大的冤字行走在临安城里为夫申冤。一身素孝，长路漫漫，江南女子外柔如水，内刚如玉，面对强权，不畏不惧。

我爱渚上的女人。

一条木头小船，犁铧一河碧水，向着太湖而去。船头上，坐着头戴笠笠，身穿蓝士林衣服的外婆，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印象。

外婆家在准渚，准渚有南准渚和北准渚之分，一条通往太湖的小河分隔两渚。外婆的家在北准渚。

外婆已经50多岁的年纪，身材颀长，鸭蛋脸型，乌黑头发，眼睛清澈，放在现在也是一个标准的江南美女。

外婆爱我们。

一早，我和妈从和桥出发，走了早路水路，到渚上已经是中午。外婆摸着我被太阳炙烤得红烫的小脸，很是心疼，赶紧让小舅去渚上的瓜田里摘来大西瓜。红瓢黑子的大西瓜，甜、沙，解渴，我把头埋在西瓜里啃，外婆说，慢点慢点，别呛着了，地里多着呢。

外婆挽着竹篮，在渚田上种瓜种菜，头上，蓝天白云；脚边，绿野花香。不远处，就是一道绿苇，湖风吹过，沙沙地响。后来读诗，知道绿苇有个好听的名字，蒹葭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一个字，美。

渚，是女性的、柔软的，是爱，是付出，如我外婆，是我亲人。

荡

月光很好，圆圆的月亮月

饼似地挂在天空，我想上去啃一口。

口袋里也有块饼。外婆给的。

船在月光里穿行，欸欸乃乃。船边是白亮白亮的水。水边是芦苇。

“德清娘舅，这船摇到和桥要多少辰光呀？”橹声吱扭，德清娘舅说：“大外甥，勿要急，船到你家能赶上吃早饭。”

我勿急。摸摸口袋里的月饼。这荡真大啊，小船怎么就摇不出呢？

宜兴有好多荡。芳桥有阳山荡，和桥有西施荡，还有什么荡呢？一个个白亮亮的荡就汪在绿野上，在月亮下泛着光，像什么？大地的眼睛。

不，像月饼。我又摸了摸口袋。

月饼用干荷叶包裹着，油渍已把碧绿的荷叶浸透，油亮亮地散发着诱人的香甜。

怎么吃呢？

给拖鼻涕的小弟切一块，再给乖巧的妹妹切一块，剩下的一块自然归我了。不对，还有爸爸妈妈呢。

月饼里有果仁、有红绿丝、有火腿肉，香香甜甜。肚里仿佛有虫在爬，一个念头虫子样地闪进我的心间——还是吃了它吧。

船在月光里穿行，水声哗哗的，犁碎一片片银光。

“大外甥，月饼吃完了，总可以安心睡觉了吧？”

德清娘舅笑嘻嘻地看着我说。

“嗯——”脸微微发烧，忙逃回铺了厚厚一层稻草的船舱里。那夜我就在如水的月光里做了一个甜甜的梦。

枫叶丹”。

云淡风轻，深秋是梦，是叶落前的挂念，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这秋一天一个样，五彩缤纷，有浅黄、嫩黄、橘红、深红。秋叶首次被吹落，每片叶子都像你的经历，像流火，像唇，更像梦。

我曾写过什么时候再能聆听山的静谧，看枫叶荻花，听鸣泉，闻流水，看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，听秋蝉的低吟，听你的耳语，只是物是境非。

我多想让青山作伴，看一树树火红，看秋的脚步，看雁南飞把心揉碎的凄美，仿佛又回到初恋。

这秋，让故事凋零了，风也不留，一夜秋风至，只有相思。

青花砚(外一篇)

| 周国忠 文 |

前些日子去集市，偶遇一件青花砚台，一时心动，便下了手。置于案几，笔耕间隙，时而看看，放松一下机械式运转的脑细胞。

这件长15厘米、宽10厘米、高4厘米的长方形青花砚台，由砚盖和砚身两部分组成。除青花釉色纹饰外，空白处釉色微微闪青，类似鸭蛋青。整件器物施釉肥厚，釉质凝润、纯净而沉稳，略见少量不规则细开片和缩釉点。

砚盖正面，画有扇形的阔叶水草，间有数枚铜钱草，两端是重叠交叉的水波纹；中心是一条泛着鳞光的鲤鱼，嘴角上翘，尾巴重度弯曲，呈跃跃欲跳之势；而砚盖四个侧面，则是缠枝花卉纹饰。砚身底部，全为露胎，几无雕琢，呈原始状态，胎骨紧致而坚硬，粗糙而不扎手，凉是被岁月磨去了棱角；唯有边沿留有竹刀刮削的切角痕迹，烧制时留下的火石红，已深入胎骨；而砚身四侧，则是回旋不绝的海水纹饰，恰似汹涌澎湃的波浪惊涛，令人想起汪洋无垠。

打开砚盖，海涛托

起的才是砚台真身，通体不着任何釉色，全乃淡黄色的胎泥本色，古朴而庄重。砚台竖首，有一状如葫芦的小墨池，意蕴“福禄”；又如一枚树叶，给人以青翠葱郁之联想；还似一轮缺月，予人以星海朦胧之遐思。墨池下方一块8厘米×6厘米的微洼形田地，素面朝天，那是笔墨耕作的地方，也是丹心飞扬的天地。

这方小小的青花砚台，构思奇特，寓意丰富，砚盖还可作镇纸，兼顾了观赏和实用。虽说并不精致，属北方小窑口所制普品，但它却是晚明旧物，光年龄就足以傲人了。且以它的沧桑和朴实，在悦人眼目的同时，提示着生命时短极短的和同类，如何珍惜时光，书写好人生的每一个章节。我也明白，砚者：研也，研墨，研丹青，研学问，研至道，研人生。然而，我素懈怠，既懒得临帖，也惰于研道研人生，却又偏爱砚台之类文房器，如此矛盾行为，似乎应了“附庸风雅”这一词语，不亦愧对了面前这方青花砚。

知了

现在的夏天，已很难见到知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几乎到处可以听见知了们或独唱、或重唱、或合唱的悦耳歌声。不夸张地说，夏季是在聆听蝉鸣中度过。其时，也爬树捉知了，全然不知它的食物并非树叶。玩上几天后，就放知了回归自由。也会“捉”到涅槃后的知了壳，有学问的大人告诉我们叫“金蝉脱壳”，便幻想着，自己老去时是否也是如此只是蜕层壳。稍长后，才知“金蝉脱壳”还是个成语。

如今，虽说已难见有肉身生命的知了，却多见不会啼鸣的玉知了，有青玉的、黄玉的、岫岩玉的，甚至和田玉的，也有俄料的、韩料的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称的地方玉制作的知了。玉知了自古就有，当不稀罕。古玩市场有的是，但已价格不菲。记得国画画家董欣宾，生前

曾赠我一只玉知了，对我说：“国忠善，送你蝉。”用意深刻，情意绵长。这只青海玉质地的蝉，雕工粗犷，线条硬朗，栩栩如生，且皮张已有包浆，我一直喜欢并珍藏。它见证了董氏对我的厚爱，也见证着与我的友谊。

前不久，我购得一只黄铜质地的知了，饱满，规整，羽翼纹路纤细紧致，清晰而生动，已是有些年头的老旧之物。绝妙处，是双翅可以打开呈V状，而双翅内各有一狭池，其间老墨斑斑，墨香犹溢。足见古人之匠心和锦心，可谓方寸之间有天地，蝉声相伴毫飞扬，留得丹青诉衷肠。我无法知晓这只蝉身墨盒，出于谁手，也不知它曾滋润过多少支羊毫或狼毫，书写了多少壮美画卷和锦绣文章。我只知道，女儿见后很喜欢。我便将铜蝉赠予她，希望女儿善上加善，见蝉益善，亲近墨香，写好人生的每一个篇章。

片羽

一叶知秋

| 辛禾 文 |

我喜欢深秋看山。滁州的琅琊山，济南的千佛山，还有近处无锡、南京的山。常独自漫游，如仙人，沿曲幽小径，看路边野花、池塘残荷、草尖晨露。秋，仿佛让所有的岁月都在这季节里打磨，成熟而挂果，像一位娴静淡雅的女子，内敛而别致。

山是我的旧梦。山之静，山之隐，山之俊逸，令人着迷。难怪人遇烦心，来此取静修道。

这秋天的山，山之腰间，小溪边上，到处可见白果银杏，叶子金黄，衬以黑色的枝干，显得那么突兀兀的，那么的美。徐徐的秋风拂面，几处秋雁，几处落霜，真的惬意极了。

暮秋的山间，游人也多了起来，小溪淙淙，河水潺潺，几声秋鸟鸣啾，也不知这秋之后该是什么。再过一个亭榭，看一池秋水，越深越静。这深山的静，如若独自一人，真有些悚然。再看路旁的野菊，湿地的芦花，如若再来一弯秋月，渔舟唱晚，大有“愁君独向沙头宿，水绕芦花月满船”之感，这秋总觉得有些凄婉。

秋最耀眼的是红，那层林尽染，漫山红遍，像梦。想起小时候门前柿子红了，满树的红灯笼，像邻家出嫁的姐姐，像红盖头，从头到脚都是红。曾记否，南山红叶，一夜醉酒似的，更像相思，“一重山，二重山，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